



【编者按】

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,今年活动的主题是“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”,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,创和美永续之路。甘肃的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,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、物种和遗传多样性。本期我们和您一起去甘肃湿地,追寻飞鸟划过的痕迹,感悟自然生态之美。且让我们暂卸都市生活的“铠甲”,让瞳孔重新校准焦距——在羽翼划破天际的弧线里,重拾对这颗蓝色星球的景仰与热忱。

相约最美季节

——陇原湿地观鸟手记

□ 丛培昊

近来,观鸟这一活动愈发受到关注,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“观鸟热”的兴起,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,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生态之美的感悟与欣赏。

甘肃,这个被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共同托举的观鸟秘境,既是候鸟迁徙的十字路口,亦是现代人重拾自然诗学的殿堂。观鸟人的长焦镜头里,甘肃湿地是四季轮转间永恒的惊叹号。这里所见的绝非仅仅是物种名录与迁徙数据,而是一场横跨四季的生命史诗。在这片土地上,藏着祁连山雪线融化的秘密,藏着盐池湾灰雁振翅的节奏,藏着尕海湖晨雾中鹤舞的韵律,藏着黑河黑鹤群留在大地的墨绘,也藏着三江口大天鹅玉翅上未干的霜露……



春之迁徙: 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

当祁连山的雪线以内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,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雕琢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牧羊人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
大鷺在峡谷热流中绘制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
候鸟的迁徙是写在基因里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了错觉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御下了璎珞。

雄性风头潜鸭的黑色羽头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风头”,冠羽却不及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发色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
同样被冠以“风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风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奏出缠绵的乐章。
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,我们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
夏之繁育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跳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的第一抹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
同样迷人的还有白琵鹭。它飞行时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小鱼,它的叫声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夏日摇篮曲。
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体形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
仿佛不断蜕变的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

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的命题。

【夏悟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
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奏鸣

九月的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长卷。
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枚红珊瑚向外伸出,再加上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
白骨顶又被唤作骨顶鸡,却是鹤类的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甲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瓣的穿插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森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
黑翅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第二次尝试,它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

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
鹏鹉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鹏鹉。它是水栖隐士,虽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捕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生人生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
冬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兰州的唯一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。

鹤也是这里的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。虽属迁徙族群,鹤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变奏曲。

远处的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鹰形目鹰科的空中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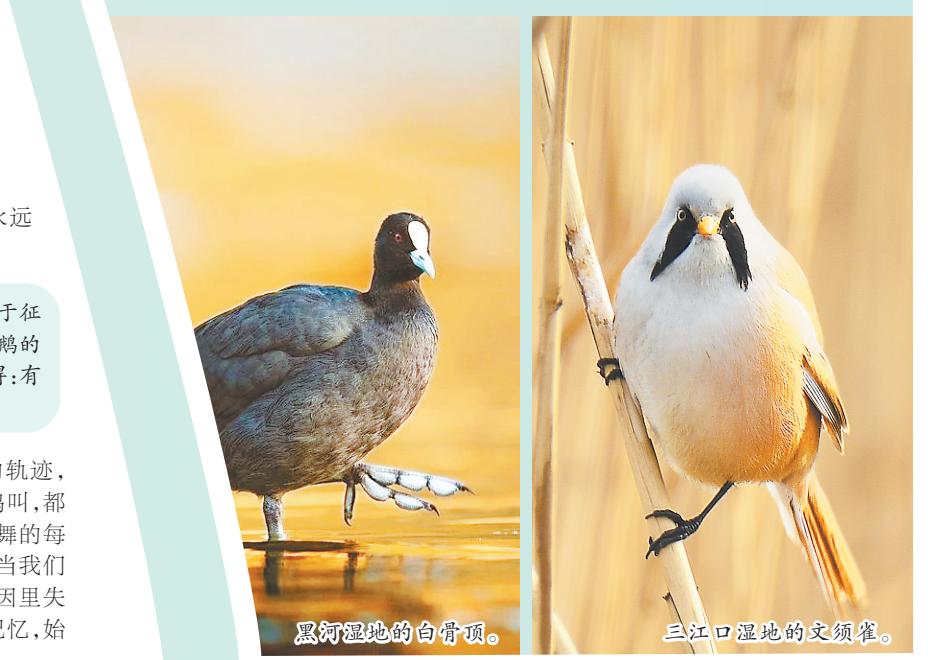
张掖黑河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


三江口湿地的大天鹅。



黑河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


黑河湿地的白骨顶。



三江口湿地的文须雀。